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

政術部十一

田制

屯田

戶版

移戶口

田制

原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墮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塊厥田惟中中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埴土黏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濕地泉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墳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墟高者墳下者墟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上下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墳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壑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壑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有且以制貢賦也物物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疆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廩里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

五百里王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愛於也更謂三歲即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

淳鹵之地淳鹵也澤鹵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

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

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特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

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

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食謂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干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

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其議民欲從寬大

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

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宿麥謂冬麥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畝字或作畝三畝畝字或作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謂撒布也種苗生葉以上稍耨

二耜為耦并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謂撒布也種苗生葉以上稍耨

隴草轉鉏因隴其土以附苗根隴謂下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苗生葉以上稍耨

每耨輒附根比必聚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為十二頃古五百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緩田謂不耕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陵有民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民或苦少牛

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犁音引也史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

與庸賃義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反地官非天子所

常居也墾餘也官墾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綠河澤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

輔公田今使也命者教也令音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

田制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穀種五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

良之吏覆按小罪微名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

家給刑措之本先帝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

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

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夫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井之害故

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

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

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

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爲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

還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

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口田六百八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八頃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

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

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

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減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

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

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

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

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

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今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郎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橐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爐許氣反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類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鑿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淦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煥燧

力居反

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陵湖江海魚梁鱖鯿七由反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

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

頃皆依定格條上貨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

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從無貴之家於餘姚鄞莫侯反鄞

三縣墾起湖田

餘姚今會稽郡鄞則今餘姚縣

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

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虞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

勸之未易遽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遣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

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

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貿墾殖組耨其有牛家與

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耒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耒功二畝皆

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

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備於餘年一夫制理

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

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

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

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

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覲覲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

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裁者謂之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

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栗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贖贖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遠改務分折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還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士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
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開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特勢侵奪富有連畝巨陌貧無立錫之地昔漢氏募人
丁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職衆多所得公田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遣壓首人田以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職賣買還歸之給蓋職衆多所得公田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遣壓首人田以
充請簿戶之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後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諸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
隱者苟貪錢貨許以不贖賣買亦無重貨戶因王謀謀賄比來頻有還人占之格欲以招墾逃散假使暫還即
難存田地不肯賣力在還外得終不肯任正由燕贖其賈賈田園故也廣占之格欲以招墾逃散假使暫還即
賣所得之地還口比有地之奴半世良天保中創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
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
樹以桑榆及聚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項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
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
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
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
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其永業田親王百
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
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
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
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贖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迴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
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項二品十項三品九項四品七項五品六項六品四項七品三
項五十畝八品二項五十畝九品二項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
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項三品一十項四品八項五品七項六品五
項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項八品三項九品二項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項六品三項五十畝七
品三項八品二項九品一項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項中府五項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
項上府果毅都尉四項中府三項五十畝下府三項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項中府下府各二項五十畝親王府
典軍五項五十畝副典軍四項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項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
曹二項中府下府各一項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項二十畝旅師一項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
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
之處正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磨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實制其費
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請以工商

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井之弊有驗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蕃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王玉海林敷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井之漸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井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強民兼弄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強兼井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

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止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爲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爲括田使括逃戶及籍外田時戶版利隱人去本籍詭脫縣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文獻通考曰周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觀覽徧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宋史曰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黎叢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之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論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墁不且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

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欲博息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污萊招誘雖勤遁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輪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真宗景德中丁謂等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籍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為然且請於臺書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若墾闢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烽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

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敎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不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 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爲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廢不周盡 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楫疏論不便於是瀘徽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光宗時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砥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農務凡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採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

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為民害驗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泰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

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撥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土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粟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為貼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庶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 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 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窮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計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

